



岁月留痕

十八村水地的“好面”

□聂建国



故乡的夏，总被阳武河的风染成一片金黄。河畔“十八村水地”的三吉村，田畴无垠，麦浪翻涌，如同大地铺展的锦绣。风吹麦苗，一茬连着一茬，诉说着土地的丰饶与岁月的悠长。而我，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少年，便在这麦香与书香交织的时光里，埋下了一颗求学的种子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是我记忆里最温暖的时光。那时家家户户都种麦子，金黄的麦穗承载着一整年的期盼。麦子收割后，除了交公粮，余下的便磨成细腻的白面，乡亲们亲切地称它为“好面”。一年四季天天能吃上“好面”，而且管饱吃，那是乡亲们世世代代的梦想，也是我的梦想。

童年的记忆是美好的。我记事的时候，刚刚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爸爸说土地分到户，攥在自家手里，生活有了奔头。妈妈说，在自己家地里干活，再苦再累，心里也是甜的。麦子金贵，喜水喜肥，必须种在水浇地里，家乡地处阳武河畔的十八村水地，具有种麦子得天独厚的优势。那时的每一株麦苗都系着父老的期盼。种麦、管麦、收麦，一路艰辛，一路欢喜，成了我最深刻的岁月印记。

秋分一过，播种冬小麦的时节便到了。爸爸天不亮就起身，赶着毛驴车，先是送粪，后是犁地。犁地全靠驴拉人扶。毛驴喘着粗气，蹄子深陷土中，父亲弯腰弓背，一手扶犁，一手扬鞭，每一步都走得沉稳而艰难。土块坚硬，咯得犁头生颤，人累得腰酸背痛，却不敢有半分懈怠——土地是实打实的，你多下一分力，它就多给一分收成。

犁完地，再耙平、碎土、开沟，接着是撒麦种、覆土。一家人齐上阵，爷爷撒种，爸爸覆土，指尖摩挲着饱满的麦种，像抚摸着希望的种子。寒风渐起时，麦苗怯生生地探出嫩芽，绿油油的一片，铺在田间，大人们隔三差五便要去地头转悠，眼神里满是温柔，生怕麦苗受冻、受旱。

冬日里夜冻昼消时，麦田就要浇冻水（越冬）了。那时使用的阳武河的官水，从上游的西会、阳武村、施家野庄等村轮起，昼夜不停，一个村浇完，再浇下游的另一个村，土话叫“使水”。夜里浇地是常有的事，爸爸带上手电筒，拿着铁锹，穿着厚厚的皮袄，早早地就到地里等。天寒地冻，遇到风雪天，更是遭罪，有时冷水溅在手上、脸上，冻得通红开裂。爸

爸寸步不离守在田边，生怕错过，看着水流缓缓浸润麦田，心里才踏实。

记得小学课本有谚语“冬天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”，课堂上念起来朗朗上口，可我还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。直到跟着爸妈在麦田里摸爬滚打，才慢慢懂了这话里的分量。爸爸蹲在地头，指着雪底下的麦苗说：“雪盖得厚，地就冻不透，麦苗能安稳过冬；等开春雪一化，正好浇地，墒情足，麦子就旺；雪还能把地里的虫、草都冻死，来年病害少，穗子自然长得饱。”妈常说，人和麦子一样，麦子扎深根，来年才能穗大粒饱，才有“枕着馒头睡”的踏实日子，人也要从小努力，长大了才会有出息。

开春后，麦苗返青、拔节，除草、施肥、防虫更是一刻不能耽误。大人们蹲在麦垄间，一点点拔除杂草，脊背晒得黝黑，双腿沾满泥土，汗水滴进土里，滋养着麦苗，也滋养着全家的生计。

盼望着，盼望着，南风一吹，麦穗泛黄，麦收的季节终于来了。那一年中最忙、也最激动人心的日子。金黄的麦浪一望无际，随风起伏，翻涌着丰收的气息。爷爷常说：“收麦子，那是在龙口夺食啊。”那时候我还不完全懂，只见见每年一到麦熟时，爷爷整个人就绷得紧紧的，天不亮就往地里跑，眼睛总盯着天上的云。

他说：“麦子一黄，命就短了。风一大，麦穗倒伏，麦粒就撒在地里；雨一来，麦穗发芽、发霉，一年的辛苦，几天就能全糟蹋。”麦收那几天，全村人都像在和天抢时间、和雨抢收成。麦收时，大人们天刚亮就下地，出地时带着水和干粮，从早上地里满是清冷的露水，干到烈日当头，汗流浹背，腰弯得直不起来，手上磨出水泡，有

时干到月上梢头，也不敢歇。

镰刀“嚓嚓”不停，打捆装车丝毫不敢松懈，连吃饭都在田埂上匆匆扒几口。不是不怕累，是怕一歇，天就变了脸；怕一慢，粮食就没了。看着满地金黄的麦子，再看看爷爷和爸爸被太阳晒得黝黑、被汗水浸得发亮的脸，我才懂了“龙口夺食”这四个字，一点也不夸张，说的是我们庄稼人拿命换粮的实在日子。

拉运、起垛、脱粒，昼夜不停。麦场上，脱粒机轰鸣，麦糠飞扬，尘土满身，一家老小却笑得开怀。看着一粒粒金黄的麦粒装满麻袋，堆成小山，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。那沉甸甸的麦子，是土地的馈赠，是勤劳的回报，更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大人们攥在手里的踏实与幸福。

交完公粮，剩下的麦子归自家。磨成白面，蒸出白腾腾的“好面”馒头，咬一口，麦香四溢，那是世间最甜的滋味。孩子们围着麦垛嬉闹，老人摩挲着麦粒，眉眼间全是满足。

我14岁那年，爸爸生病走了，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落在妈妈孱弱的肩头。收麦时，妈妈起得更早，镰刀起落，割落一地麦香，汗水浸透妈妈的粗布衣衫，在脊背凝成盐霜；麦秸扎破肌肤，痒痛钻心，妈妈也只是抬手抹一把汗，继续弯腰劳作。妈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，是我最早读懂的课本——土地从不负辛劳，人生亦当如此。

当暮色漫过巷子口的黑大门时，当最后一缕余晖隐没在麦秸垛后，我便成了最执着的读书人。没有明亮的灯光，没有宽敞的书桌，场院里那些大大小小的麦秸垛，便成了我的书房。枕着干裂的麦秸，嗅着淡淡的麦香，借着微弱的星光与

月光，课本上的字迹在眼前清晰舒展。蚊虫在耳畔低吟，夜露沾湿衣角，都扰不乱那颗向学的心。语文课本里的山河壮阔，数学公式里的逻辑精妙，英语单词里的未知世界，一点点填满贫瘠的青春，点亮心中的向往。

那些与麦香相伴的日夜，那些在星光下苦读的时光，如涓滴细流，汇成追梦的长河。书本被翻得卷边起皱，粉连纸做的抄本，铅笔写了钢笔写，正面写满写背面，一本又一本，指尖的茧子，一半是镰刀磨出的坚韧，一半是笔墨浸染的执着。土地教会了我踏实，书本赋予我远方，两者相融，铸就了少年最坚定的脊梁。

又是一年麦收后，村里广播让我取挂号信。经过初中两年的复读，我被家乡的一所中专学校录取。录取通知书到家时，妈妈因操劳而布满皱纹的脸上，绽开了久违的笑容，全村的父老乡亲，都为这个从麦秸垛旁走出的少年欣喜。我站在麦秸垛旁，心中百感交集。这片土地，用金黄的麦子养育我，用厚重的质朴滋养我；那些苦读的日夜，那些执着的坚守，早已刻进骨髓，成为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。

那时的少年，今已不惑。而农村少年的梦，从不虚幻。它扎根在家乡的麦田里，生长在书香中，被汗水浇灌，被坚守照亮。那片麦浪，那座麦秸垛，那缕不散的麦香，那种天天想吃上“好面”的梦想，永远是我追梦路上最温暖的底色，提醒我从何处来，往何处去。

岁月流转，故乡依旧，家乡的父老梦想成真，过上了天天吃“好面”的日子。那个在麦香里读书的少年，带着土地的馈赠与书香的力量，成了记忆中最美的风景。



诗苑

小满组诗

□文江

其一

绿波翻麦浪，
晴日暖桑麻。
小满江河满，
新蝉唱晚霞。

其二

垄头初结穗，
篱下始开花。
最是农家乐，
丰年望岁华。

其三

南风拂陇亩，
麦穗渐盈浆。
细雨催新绿，
轻雷动晚凉。

其四

蚕眠桑叶尽，
蛙鼓稻田香。
静待秋成日，
仓廩满园粮。

其三

野田初灌浆，
风软麦梢黄。
水满陂塘绿，
云轻夏日长。

其四

蚕娘收茧早，
稚子摘梅忙。
此际无多事，
闲听布谷扬。

其四

小满三候至，
青秧映日新。
枇杷垂树杪，
苦菜秀园邻。

其四

鹭影随波远，
荷香入夏匀。
田家勤作处，
不负好时辰。

会师的桥

□谢安军

桥窄，仅够两个人并排
两支队伍走到中间
停住了
他们看对方
坚毅的脸
不仅瘦、黑
眼睛还亮

后来的书上写着：会师
印成铅字，很重
但那年那天的重量
是半块干粮，一双草鞋
一条军毯，一截皮带
是递出去时手指的颤抖

有人把军毯递过去
没有话
对面那个人接了
手指还嵌着泥
两只手紧紧握在桥中间
桥下河水很响，但听见的是心跳

雪山脚下走着新人
桥还在
木板换过了
每年春天
缝隙里会长出些小花
像有什么种子播下了
开了这么多年
越发绚烂

五月的乡村

□徐子芳

麦收浆

南风带雨麦收浆，
一树榴花着喜浆。
社燕衔泥细雨密，
子规啼血晓花香。

秧苗青

大湾小径起云烟，
五月秧苗郁郁芊。
水满船头飞白鹭，
风寒裤脚入青田。

窗前影动家蚕早，
桥外帆飞片叶忙。
满地诗情春酒买，
手机声里读骄阳。

枇杷正熟杨梅紫，
桑叶初残蚕宝眠。
一路山歌裁碧玉，
纵横农事唱流泉。



乡愁记忆

故乡情怀

□戎利俊

太行余脉蜿蜒入晋，滹沱河一路奔涌，在五台县建安镇的山坳里，挽住了一座依山傍水的古村——段家庄。它曾叫“断家庄”，因旧时河水暴涨、隔断归途而得名，后来乡人取“段”字，藏着对团圆安稳的祈愿，一叫便是数百年。

站在滹沱河对岸远望，段家庄依着缓坡层层叠叠铺展，青灰石墙、褐瓦窑洞顺着山势错落，远观如藏在山间的小城，素净又庄重。河水绕村而过，清时缓流，映着山影与炊烟；汛期奔涌，卷着山野的气概，把村子护在臂弯里，也刻进了村名的由来里。这里没有五台山的香火鼎沸，少了游人喧嚣，只守着一河流水、半坡山石，活成了晋北山野里最沉静模样。

走进村子，脚下是被岁月磨得温润的石板路，缝隙里钻着青苔与野草，弯弯曲曲串起家家户户。段家庄的老房，是太行山独有的石头窑洞，就地取材，块块青石垒砌，厚墙窄窗，冬暖夏凉，藏着先民顺应自然的智慧。一院一舍，都守着传了几辈的规矩。有些老院早已无人居住，柴门半掩，荒草漫过石阶，却依旧能看见石窑的敦实轮廓，风穿过窗棂，像是在低声诉说日日的烟火。

村人多是守着山水度日的农人，六百多户人家，守着几百亩山地，以花椒、杂粮、柿果为生。霜降过后，是段家庄最动人的时节。漫山的柿树落尽黄叶，枝丫上挂着一盏盏红灯笼，映着清霜与蓝天，热烈得像一团团不熄的火。老人拄着长杆敲柿，孩童在树下捡拾，竹筐里堆起红彤彤的欢喜，甜香混着山野的清冽，飘满整条街巷。这里的花椒香烈醇厚，挂在屋檐下晾晒，红得透亮，是滹沱河水与黄土坡滋养出的地道滋味，也是乡人赖以谋生的底气。

滹沱河是段家庄的魂。清晨，河面浮着薄雾，渔舟轻摇，水声潺潺，唤醒枕河而居的人家；午后，阳光洒在水面，波光粼粼，岸边的杨柳垂着枝条，洗衣的妇人笑语声声，河水卷走琐碎，留下温柔。旧时无桥，一到汛期，河水隔断内外，归人望河兴叹；如今大桥飞架两岸，天堑变通途，车马来往，游子归家，再也不必受“断”路之苦。河水依旧奔流，却再也隔不断乡愁，只把岁月酿得愈发绵长。

闲时坐在村头的老槐树下，看夕阳漫过石窑，染红河面，炊烟从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升起，悠悠悠飘向天际。村里的老人守着老院，晒着杂粮，说着从前的故事，话语里有滹沱河涛声，有山石的厚重，有年年岁岁的平安。没有都市的霓虹闪烁，没有熙攘的人潮，只有风过山峦，水绕村郭，鸡犬相闻，草木安然。

段家庄从不是惊艳四方的村落，它藏在五台的山水间，像一块被河水打磨的青石，朴素、沉静，却有千钧温柔。它以石为墙，以河为邻，以烟火为衣，把平凡的日子，过成了诗。滹沱河的水，流走了光阴，却流不走这里的山魂水韵；石窑的墙，挡住了风霜，也守住了最质朴的人间烟火。

离开时，暮色四合，段家庄隐入山水之间，只剩河水潺潺，灯火点点。这座滹沱河畔的小村，没有盛名，却藏着晋北最本真的乡村意趣——山不语，水长流，石窑安卧，岁月温柔。来过，便难忘这一方被山水偏爱的净土，难忘这藏在烟火里的悠悠乡愁。



夏日风情

贵文 摄

炊烟是母亲的召唤。当炊烟从老家的房顶飘起的时候，熟悉的家里饭的味道引逗着我肚子乱叫，这时就会听到娘拖着悠长音调的呼唤，唤我乳名，唤我回家吃饭。

娘的这一声呼唤，很长很长，飘过了炊烟不能到达的地方，只要我在的地方，总能听到娘亲的呼唤。这呼唤，飘过了几十年的岁月，每当我望到炊烟，就似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就会想起娘亲灶头间忙碌的身影，就听到了从童年传来的声声呼唤……

我的家里，有一个几十年的老灶台。房子盖成的时候，父亲就用石头、砖垒成一个灶台，混合灰抹成光滑的台子，外接一道烟囱。这灶台两个灶眼，放一只大锅和一只小锅。大锅煮粥煮肉，小锅炒菜。少年的记忆里，这大灶除过年外很少煮肉，煮的最多的则是猪食。这小灶是用得最多的，熬粥、炒菜、烧水。母亲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这灶台。从早到晚，一年到头，都在这灶台边忙碌着，忙碌着一家人的吃喝，忙碌着家家富有的食料，忙碌着属于母亲的岁月。

每到腊月二十三这一天，是我们小孩子非常兴奋的日子。从这一天开始，我们所盼望的年就要到了。这一天被称为“小年”，一个重要活动，就是“辞灶”。母亲常跟我们说，谁勤快谁懒惰，谁家省吃俭用过过日子，谁家铺张浪费糟蹋东西，



心灵港湾

还有谁家孩子听话爱学习勤劳动，灶君老爷都知道。拜完灶君，小孩子都有甜甜的糖果。母亲就告诉我，灶君老爷吃了糖果上天给咱说好话，你们吃了糖果，要说吉利的话，不许出言伤人。从那时起，“过年说好话”就深深刻在我们的记忆里了。

母亲总是说，灶君老爷就在灶边，谁也不能偷吃东西。从那时起，母亲做好的饭菜，大人不说吃饭，家里的小孩子谁也不敢偷吃。记得有一次，母亲刚煎完鱼，锅里还油汪汪的，母亲准备到堂屋拿个煎饼擦一擦嚼嚼喂妹妹。那时，妹妹还小，都是母亲嚼煎饼喂我。我家那个馋嘴的黄狗，伸出长长的舌头去舔锅，只听得“滋滋”的声响，就跟母亲煎东西似的，这“阿黄”的舌头被热锅烫坏了，疼得这家伙“嗷嗷”狂叫、狂跳。我们小孩子都哈哈大笑，母亲笑骂，馋狗不离锅台。你看，嘴馋可怕不？我羞愧地低下了头，好像母亲在骂我呢。

清贫的农家，没有什么好吃的，这灶台的锅里也难见油星。只有到过年的时候，母亲才舍得煮点肉。从小我就喜欢给母亲帮忙抱

炊烟里的母亲

□樵夫

柴禾，帮母亲烧火。火焰像跳动的红色花瓣托举着锅底，木柴、树枝被烧得哔哔啾啾地响，跳动的火苗像在舞蹈。

过年煮肉、炸丸子、炸藕盒，这些让我们流口水的食品，我们是很喜欢吃到的。母亲会把肉汤给我们兄妹每人盛一碗，我们把地煎煎饼泡在碗里，香香地吃起来。我很理解我们家的“阿黄”，不惜被烫伤了舌头去舔锅，面对这些美味，别说一条小狗，就是我们也很难控制住身处饥饿中的冲动。因此，我们也常常在灶台边流口水。

漫长的农耕年代，全靠柴草烧火做饭。于是，我们起早贪黑跟着母亲拾柴禾。河边树林的落叶，是母亲做饭最重要的燃料。每到秋天树叶变黄的时候，母亲就准备了篮子、筛子。当黄色的树叶飘然落下的时候，那大大的金黄的叶子，就是母亲的宝贝。河边的树叶被搂得干干净净的，于是就转向山坡、岭硬，冬天的枯草，也是烧火的好东西。看着家里的几垛柴禾，母亲心里踏实多了，觉得这一年到头不愁生火做饭了。

母亲是很会过日子的人，清贫的

农家也因母亲的勤俭持家，能够平安度日。每当父亲干活回来，或者我们放学回家，母亲都会端上可口的饭菜，从没耽误过我们吃饭，不知在饭有钟表的日子，母亲是怎么把握时间的。在母亲的时刻里，每一刻都有对子女的爱。灶台的饭粒碎屑，母亲都扫得干干净净，喂猪喂鸡。有些柴禾不碎屑，母亲也舍不得丢掉。我跟母亲学会了拉风箱，风箱一拉，碎屑的柴禾都被烧得旺旺的，烧得一点也不剩。灶台下面的炉灰，被母亲装在袋子里直接撒在田里，是很好的家肥。

等我们长大了，我突然想起，小时候在灶台前贴的“一家之主”的对联。我没见过灶君老爷长什么样子，我见过我的母亲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：累弯的腰，满头的白发，早生的皱纹，熏得流泪的眼。这灶台的“一家之主”应该就是我的母亲啊！是母亲用她的智慧、勤劳和汗水养活了我们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年那个喜欢在锅台边帮母亲烧火的我，也已年过半百。家里已经有了整体厨房，有了燃气灶，烧火做饭早已告别了柴草。可是，母亲不会用燃气灶，也

不喜欢那一团蓝色的火焰。柴草红色的火焰是灶火的底色，母亲觉得红红火火的灶火才喜庆。母亲一辈子站灶台习惯了，她还是喜欢这老灶台。母亲总是说，还是大灶柴火煮的饭菜香。过年的时候，一大家子近20口人聚餐，母亲就把那大灶烧得旺旺的，还是喜欢在这大灶台的大锅里煮饺子。当大灶的炉火旺旺烧起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母亲佝偻的身子、花白的头发和她如菊花般的脸。看到一家人欢聚在一起，她心里高兴啊！我一边烧火，一边流泪，母亲说你不要烧了，看你被熏得眼泪都流下来了。我没有作声，一个劲地低头烧火来掩饰自己流泪。我的母亲老了，岁月的风霜已经深深刻在她的脸上。

90岁的老母亲还很健康，平时工作忙，我就早早起床，从城里带了热腾腾的包子送回家。我又远远望见老家方向的炊烟，我知道，母亲还在灶台边忙碌着。母亲喜欢她站了一辈子的老灶台，至今还不肯退休。母亲每次做了包子饺子，就给我打电话，不像我小时候那样费力拖着长音唤我。电话的这端，无论在多么远的地方，我都能闻到熟悉的香味，这是来自母亲的温暖。这香味让我总想起炊烟里烟火燎的娘亲，这香味让我恍惚肆流，流进岁月的记忆里，流进我的无限追忆里。